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A. CHEKHOV

SHORT STORIES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契诃夫小说

◎ 乌兰汗 马心水 等译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浙江文艺出版社

45.52
126-37

契诃夫小说

A. Chekhov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 乌兰汗 马心水 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11

47.27152
126

责任编辑:肖 马

装帧设计:夏季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俄罗斯]契诃夫著;马心水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7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7-5339-1566-6

I. 挂... I. ①契... ②马... 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N.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626 号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俄]契诃夫 著

乌兰汗 马心水 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95000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566—6/I·1397 定价:15.00 元

编辑手记

早期的契诃夫小说,还比较容易归纳出主题思想,让人看到作者的立场。例如《变色龙》、《套中人》等篇什,那种生活不仅乏味,而且可笑,可悲。它们的作者就像细心的医生,仿佛要从生活的咽喉里拔除那根令人痛苦的鱼刺。在他的笔下,讽刺和夸张均入木三分,这全都是缘于社会生活的痼疾被作者置于显微镜下,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切片,让人看到病态的肌体具有怎样的一种繁殖的活力!而这通常是肉眼在一片灰色之中难以看得很清楚的。

契诃夫对于我们的文学有着持续的影响,那种影响尽管难以统计,却是不容低估的。北京的实验剧院最近上演了《三姐妹》,这个剧目在互联网时代所获得的叫人意想不到的成功,使得契诃夫这个名字在我们的耳边回响,他的创作也再度活跃在我们生活的空气之中。

对于细节的处理,对于日常生活的悲悯和悲剧意识,这些构成了契诃夫创作的内核。他的后期小说,诸如《带狗的女人》这样的短篇,讲的是婚外恋的故事,主题却难以用几句话来概括。谜一样的深刻的思想内容渗透在可以触摸得到的细节之中;作家最后十年的创作尤其耐人寻味。显然,这个很多读者都熟悉的契诃夫,他在许多方面似乎需要我们不断地加以认识。

目 录

小官吏之死 / 1
胖子和瘦子 / 5
变色龙 / 8
普里什别叶夫中士 / 12
苦闷 / 17
万卡 / 24
跳来跳去的女人 / 29
邻居 / 57
六号病房 / 76
一个女人的天地 / 132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 176
套中人 / 190
药内奇 / 204
带狗的女人 / 225
译后记 / 243

小官吏之死

在一个美好的夜晚，有一位毫不逊色地美好的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奇·契尔维亚科夫，坐在剧院第二排，用望远镜在观赏《科涅维尔的钟声》^①。他看着戏，觉得心旷神怡。然而突然……小说里经常会遇到“然而突然”这种字眼。作者没有错：生活就是这样充满着偶然性！然而突然他的脸皱了起来，眼珠向下翻动，呼吸也停了下来……他把望远镜从眼前拿开，低下头，于是……阿嚏!!! 您看到，他打了个喷嚏。无论何人，无论何地，打喷嚏是不会禁止的。打喷嚏的有农民，有警察局长，有时连三等文官也要打喷嚏。谁都会打喷嚏。契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觉得难堪，他用手绢擦了擦脸。作为一个懂礼貌的人，他看了看自己的周围：他的一声阿嚏是否搅扰了什么人？可这时他不得不感到难堪了。他看到坐在他前面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使劲用一只手套在擦自己的秃顶和脖颈，嘴里还喃喃说着什么。契尔维亚科夫认出了小老头就是将军级文官勃里沙洛夫，他在交通道路管理部门任职。

“我把唾沫溅到他身上了！”契尔维亚科夫想道。“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机关的长官，不过总不大好。得向他道声歉。”

契尔维亚科夫咳了一声，把身子凑向前面，轻轻地在这位长官的耳边说道：

“对不起，大人，我的唾沫溅着您了……我不是有意……”

^① 法国作曲家普朗盖特(1848—1903)的歌剧。

“没事，没事……”

“看在上帝份上，对不起。我实在……我可不是有意的！”

“喂，请坐下！让我听戏！”

契尔维亚科夫很尴尬，傻乎乎地微微一笑，开始向舞台上。他看是看着，可是那种怡然自得的感觉却没有。一种不安的心理开始时不时地折磨他。幕间休息时他向勃里沙洛夫走去，走到他身边，壮起胆子嘟嘟囔囔地说道：

“我的唾沫溅着您了，大人……请原谅……我实在……可不是……”

“喂，够了……我都忘了，你还在唠叨那件事！”大官说道，同时下唇轻轻动了动。

“说是忘了，可他的眼神却不怀好意，”契尔维亚科夫狐疑地望着望大官想道。“他不愿和我说话。应当向他解说，这根本不是我愿意的……这是本能反应，要不他会以为我有意向他吐唾沫。现在他不会这么想，可以后会这么想！……”

回到家里，契尔维亚科夫向妻子说了自己的无知行为。在他看来，妻子对刚才那件事的态度似乎过于掉以轻心。起初她只是吃了一惊，后来听说勃里沙洛夫“不是本单位的”，也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得走一趟，去道个歉，”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面前连如何举止都不会。”

“就是嘛！我倒是赔了不是了，可是他那样子好像有点怪……连一句相关的话也没有说。不过当时确也没有时间说话。”

第二天契尔维亚科夫换了一套崭新的文官制服，理了发，就前往勃里沙洛夫官邸登门进行解说……走进接待室，他看见有许多有事求见的人，在这些人中间的正是这位大官本人，后者已经开始接受呈文。询问了几位求见者后，大官把眼睛抬起来向着契尔维亚科夫。

“昨天在‘阿尔卡狄亚’戏院，如果大人想得起来的话，”庶务官

开始汇报，“我打了个喷嚏，无意中把唾沫溅……请原谅……”

“我当什么事呢……天晓得！您有何贵干？”大官转向下一个求见者。

“他连话也不愿跟我说！”契尔维亚科夫脸色变白，想道。“那就是说他生气了……不，这件事不能就这么不管了……我要对他把话说清楚……”

当大官和最后一名求见者谈完话，起身向里间走去时，契尔维亚科夫跨步跟上他，开始喃喃地说话：

“大人！如果我斗胆搅扰大人的话，那我敢说，正是出于一种悔恨之情！您自己清楚，那不是故意的！”

大官摆出一副哭笑不得的面孔，挥了挥手。

“您简直在嘲弄人嘛，仁慈的先生！”大官说着消失在门里面了。

“这怎么是嘲弄呢？”契尔维亚科夫想。“压根儿就没有一点儿嘲弄的意思！当了这么大的官，居然连这一点也不明白！既然如此，那我再也不向这位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赔不是了。让他见鬼去！我给他写信吧，不上门了！真的，不上门了。”

契尔维亚科夫在回家的路上这样想着。给大官的信他没有写。他想呀想，就是想不出该怎么写这封信。只好明天亲自去作解释。

“我昨天来打扰大人，”当大官抬头把疑问的目光向着他的时候，他喃喃地说道，“并非为了像您说的那样嘲弄您。我是因为打了喷嚏，唾沫溅着了您，才来道歉的……可嘲弄两个字连想都没想过。我敢嘲弄吗？我们这样的人如果敢嘲弄，那就意味着对大人物的敬重……一丝一毫也没有了……”

“滚出去！！”大官突然脸色发青，浑身发抖，大声吼起来。

“怎么啦，大人？”契尔维亚科夫吓得愣住了，轻声说。

“滚出去！！”大官双脚跺地，又一次吼道。

契尔维亚科夫肚子里似乎有东西在翻腾。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倒退着向门口走去，到了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他

机械地回到家,衣服也不脱,往沙发上一躺……死了。

1883 年

马心水 译

胖子和瘦子

在尼古拉耶夫火车站，两个朋友相遇了：一个胖子，一个瘦子。胖子刚在车站里吃完饭，嘴唇油光光的，仿佛熟透的樱桃。他嘴里冒出赫列斯酒^①和橙子花的气味。瘦子刚下车，那些手提箱、包裹和纸板盒压得他背也弯了。他冒出西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他背后，一个下巴长长的瘦女人探头探脑地张望着，那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高个儿的中学生，眯缝着一只眼，那是他的儿子。

“波尔非里！”胖子见到瘦子叫了起来。“怎么会是你呢？亲爱的！咱们多少年没见面啦！”

“老兄！”瘦子惊叫着说。“米沙！小时候的朋友！你从哪儿来呀？”

两个朋友亲吻了三次，用噙满泪水的眼睛彼此凝视着。两个人又高兴又惊讶。

“亲爱的！”亲过吻，瘦子开始说。“怎么也没有想到！太意外了！得啦，你好好儿瞧瞧我！和当年一样，还是美男子一个！还是那么讨人喜欢、衣冠楚楚！哎，老天！你怎么样？发财了？结婚了？你看到我已经结婚了……这就是内人，露易莎，出嫁前姓凡曾巴赫……路德宗^②教徒……这是我儿子，纳法纳伊尔，三年级学生。这个啊，纳法尼亚^③，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俩在中学同过学！”

① 一种烈性白葡萄酒。

② 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德国的基督教新教宗派。发起人为马丁·路德。

③ 纳法纳伊尔的小称。

纳法纳伊尔稍稍想了想，摘下了帽子。

“在中学同过学！”瘦子接着说，“还记得吗？大伙儿怎么逗你？大伙儿叫你赫洛斯特拉特^①，因为你用一根烟卷儿把公家的一本书给烧了；管我呢叫厄非阿尔特^②，因为我喜欢打小报告，嘿嘿……都是孩子嘛！你别怕，纳法尼亚！过去，靠他近点儿……这是内人，娘家姓凡曾巴赫……路德宗教徒。”

纳法纳伊尔稍稍想了想，躲到了父亲的背后。

“朋友，你过得怎么样？”胖子热情地望着自己的朋友问道，“在哪儿做事？职务晋升了吗？”

“我在当差呢，亲爱的！八等文官已经做了两年啦，还有一枚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薪水不多……不过托上帝的福！内人教音乐，我呢，业余时间用木头做火柴盒。那些火柴盒可真不赖！我卖一卢布一只。要是有人一次买十只或更多一点，我就让点价。凑合着勉强过得去。原来嘛，你知道吗，我在厅里做事，现在嘛调到这儿来当了个科长，还是在和原来相同的科室……以后要在这儿上班了。对了，你怎么样？大概当上五等文官了吧？嗯？”

“不，亲爱的，你还得往高点儿数，”胖子说，“我已经做到三等文官啦……有两颗星了。”

瘦子突然脸色煞白，呆住了，但是很快他的面孔向四面八方扭动，最大限度地扭出一副笑容来；他的脸和眼睛里似乎冒出了火星。他本人把身子蜷缩了起来，佝偻了起来，收缩变细了……他的手提箱、包裹和纸板盒也蜷缩了，变皱了……他妻子的下巴拉得更长了；纳法纳伊尔挺直了身子，扣上了学生装的全部扣子……

“我，大人……心里真高兴！朋友，可以说，从小就是了，可一下子当上了那么大的官！嘻——嘻——嘻。”

① 古代的一个希腊人，为了出名，于公元前 356 年焚烧了古代艺术珍品阿泰密斯神庙。

② 公元前五世纪中期雅典民主派领袖。

“够了!”胖子皱起了眉头。“干吗用这种腔调说话。我和你是儿时伙伴——来那套官场客套干什么!”

“那怎么成呢……瞧您说的……”瘦子嘻嘻笑了起来,身子蜷缩得更厉害了。“大人宽厚的恩惠……就如使人重生的甘露哇……这个,大人,就是犬子纳法纳伊尔……贱内露易莎,某种程度的路德宗教徒……”

胖子本想说几句反驳的话,但是瘦子的脸上摆出一副毕恭毕敬、舒心甜蜜和低三下四的酸相,使得这位三等文官直感到恶心。他别过身去,伸手向瘦子告别。

瘦子握了握他的三根手指,弯下整个身躯深鞠一躬,像中国人一样嘻嘻笑了起来:“嘻——嘻——嘻。”妻子面露笑容。纳法纳伊尔啪的一声跨前一步,把学生帽也掉在了地上。全家三口又高兴又惊奇。

1883 年

马心水 译

变色龙

警监奥楚密洛夫身穿新的制服大衣，手提一个小包裹，从集市的广场穿过。走在后面跟着他的是一个头发红棕色的警士，拿着一只筛子，里面装满了没收来的醋栗。四周静悄悄的……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店铺和小酒馆洞开的门户犹如一张张饥饿的嘴，垂头丧气地望着人间世界；附近连要饭的也没有。

“你就是这样咬人，该死的东西？”突然奥楚密洛夫听见有人在喊。“小子们，别让它跑了！如今狗咬人可不允许！抓住它！啊——啊！”

传来狗叫声。奥楚密洛夫向一旁望去，看见一条狗从商人比楚京的柴房里跑出来，它用三只脚跳着，不时回过头去瞧瞧。一个男人在它后面追，他身穿一件领子浆硬的印花布衬衫和一件解开了所有扣子的坎肩。他跑着追它，接着身子向前一倾，摔倒在地，抓住了狗的两条后腿。又一次响起尖利的狗叫和人的叫喊：“别让它跑了！”从铺子里探出一张张睡眼惺忪的面孔，很快柴房边就聚集了一群人，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

“看样子出事了，长官！”警士说。

奥楚密洛夫向左半转过身，便向人群走去。他看见上面提到的那个穿敞开的坎肩的人正好站在柴房门口，向上举着右手，把沾满鲜血的指头给众人看。他那半醉的脸上仿佛写着：“看我要了你的命，坏东西！”而且那个手指本身就摆出了象征胜利的样子。奥楚密洛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首饰匠赫留金。人群的中央，叉开两条前腿、坐

在地上浑身瑟瑟发抖的正是肇事祸首——一只白色灵猊^①的小狗，它嘴巴尖尖的，背部有一块黄色花斑。它泪汪汪的双眼流露出忧伤和恐惧的表情。

“这儿发生什么事了？”奥楚密洛夫一面向人堆里挤，一面问，“为什么会在这里？你的手指又为什么？……刚才谁在喊？”

“我正在走着，长官，谁也没招惹……”赫留金一面拿拳头捂住嘴咳嗽，一面开始说，“我和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奇正说着柴火的事，突然这下流胚无缘无故地就咬了我的手指一口……请您原谅我，我这个人是个干活的人……干的是精细活。让他们付给我赔偿费，因为——我这根手指会一个星期不能动弹……这样的事，长官，法律可没有规定吃了畜生的苦还得忍着……如果每个人都要被咬上一口，那在这世界上最好就别活了……”

“嗯！……好……”奥楚密洛夫清清嗓子，耸了耸眉毛，严厉地说，“好……谁家的狗？这事我不会轻易放过。我要让你们知道怎么把狗放出去满街跑！这个混蛋，只要罚了款，我就让他知道了；什么叫把狗或其他野畜生放出去！我要叫他尝尝滋味！……叶尔德林，”警监转向警士说，“去问问明白，是谁家的狗，做一份笔录！狗呢应当杀了。立刻去办！这可能是条疯狗……这是谁家的狗，我问你们呢？”

“这好像是日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中有人说。

“日加洛夫将军家的？嗯！……叶尔德林，把我的大衣脱了……要命，这么热！看样子要下雨了……有一点我不明白：它怎么会咬你呢？”奥楚密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着手指头？它那么小，你一看就是个彪形大汉！你可能是手指让钉子戳了个洞，后来脑子里冒出个点子来想敲一笔。你……可是那一号人！我认识你们，鬼东西！”

“长官，他为了取笑拿烟卷儿烫它的脸，它可不傻，于是就啊呜

^① 一种特别善跑的猎犬。

一口咬了他……是个好事之徒，长官！”

“胡说，独眼鬼！你没看见，干吗要说谎？英明的长官先生清楚得很，如果有谁说了谎，那么在上帝面前他良心就要受谴责……如果是我说谎，就让法官评评理。他的法律里可说到……如今大家平等……我本人就有个兄弟在当宪兵……如果想知道的话……”

“少啰唆！”

“不，这不是将军家的狗……”警士煞有介事地说，“将军家没有这样的狗。他家里的猎狗要大得多……”

“你真的有把握？”

“有把握，长官。”

“我自己也知道。将军家的狗都很名贵的，是纯种狗，可这一条——鬼知道是什么种！无论毛色，无论长相……只是一副贱骨头相……养这样的狗？！你们的脑子到哪儿去啦？这样的狗要是在彼得堡或莫斯科，你们知道会怎么样？那里连法律都不用看，马上——处死！赫留金你受苦了，这件事不能拖延……得教训教训！是时候了……”

“不过，可能真的是将军家的……”警士想着说出声来，“它脸上又没写字……最近在他家院里见过这样的狗。”

“毫无疑问，是将军家的！”人群中有人声音在说。

“嗯！……叶尔德林老弟，帮我把大衣穿上……好像起风了……好冷……你把它送到将军家去问问。就说是我找着了给送去的……再告诉他们别把它放到外面来……它也许很名贵，如果每一头猪猡都拿烟卷儿戳它的脸，那很快就给毁了。狗是娇贵的动物……而你这个蠢货，把手放下！你伸着这个傻瓜手指没有用！是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子来了，问问他吧……哎，普罗霍尔！亲爱的，到这儿来！瞧瞧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亏你想得出！这种样子的狗我们家从来没有过！”

“现在再问下去没意思了，”奥楚密洛夫说。“它是条野狗！现在多谈也没有用……如果说是野狗，那就是野狗……把它弄死，就完了。”

“这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接着说。“这是将军哥哥家的，他是最近到的。我们将军不喜欢灵狺。他哥哥喜欢……”

“难道是他哥哥来了？是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奥楚密洛夫问道。于是他的整张面孔开始露出深受感动的笑容。“你瞧，老天！我竟然一无所知！做客来啦？”

“做客来啦……”

“瞧你的，老天……想弟弟啦……我竟然不知道！那么这是他家的狗啰？真高兴……带上他……这小狗还挺不错的……多伶俐呀……照这个人的手指头就是一口！哈——哈——哈……喂，干吗发抖？喂尔尔……喂尔……生气啦，小机灵鬼……这么小巧玲珑的狗崽子……”

普罗霍尔把狗叫到身边，带上它离开柴房走了……众人嘲笑赫留金。

“我还会来收拾你！”奥楚密洛夫威胁说，同时将大衣裹了裹紧，继续沿集市广场走他的路。

1884 年

马心水 译

普里什别叶夫中士

“普里什别叶夫中士！您被指控于今年九月三日用语言和行为侮辱了县警察局警察日京、乡长阿里波夫、乡警叶非莫夫、见证人伊凡诺夫和加夫里洛夫以及六名农民，而且前三人是在执行公务时遭受您的侮辱的。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普里什别叶夫，一个满脸皱纹、脸面长满粉刺的中士，双手下垂身子挺立，用嘶哑而沉闷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回答着，仿佛在发布命令：

“大人，治安法官先生！也许根据所有的法律条款有理由让双方都有权来陈述一切情况。有罪的并非本人，而是其他所有的人。此案完全是由一具死尸，愿他的灵魂进入天国，引起的。三号当日本人和妻子安非萨平静而堂皇正派地在走路，我发现一群各式各样的人，站在河岸上。百姓有何种充分的权利聚集在这里？——本人问。为什么？难道法律说过百姓可以成群结队地行走？本人就喊话：散开！本人开始将人们推开，让他们各自回家，并命令乡警揪住脖子把他们赶走。”

“请问，您既非警察，又非乡长，难道驱散民众是您的职责吗？”

“不是他的职责！不是他的！”从法庭里的各个角落响起了声音。“他搅得大家没好日子过，大人！我们忍受他的折磨有十五年了。一从他退伍回来，村里人就巴不得从村里逃走了事。他开始折磨所有人！”

“正是这样，大人！”证人村长说。“我们大家都在诉苦。无论如何